

萧如安

鹰山传情

姑娘家果真不能一个人溜达太远，否则……
会碰上登徒子！



新潮侠情系列

鹰 山 传 情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本书获

加拿大亚洲出版股份公司授权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鹰山传情/萧如安著.—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1

ISBN 7-5399-1624-9

I . 鹰 ... II . 萧 ... III 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3789 号

书 名 鹰山传情

作 者 萧如安

责任编辑 荣 华

责任校对 童 仁

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沭阳县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5.5

字 数 12 万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,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10,201—15,220 册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624-9/I·1530

定 价 11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楔子

坊间有个美丽的故事这么流传着：

百年前，一位住在鹰山上的少女无意间救了一位在山间迷路的书生，书生温文儒雅的气质很快掳获少女的芳心。少女奉献了她最纯真的感情及贞操后，含泪目送书生赴京赶考，并相约金榜题名时，再回鹰山聚首。

书生不负众望高中状元，功成名就。朝中大臣登门求婚，希望把家中的爱女嫁给书生为妻；无奈书生心心念念鹰山上的少女，恨不得插翅飞回鹰山，怎肯允婚？大臣恼怒，下令家中护卫去强押书生，书生连夜逃走，奔回鹰山。大臣不甘示弱，派遣护卫追赶而至。

少女终于盼回书生，欣喜若狂，腹中胎儿也即将出世，一切似乎尽如人意。

但鹰山的夜藏着腥风血雨，一场浩劫随即开始。少女与书生尚未享受到甜蜜的两人世界，便要被迫分开。面对护卫的追赶，两人只好逃至山顶，无奈山顶上已无退路，不愿分开的两人只好相约来世再结夫妻，





然后双双投入山顶上的梦湖。

少女之父为一巫师，接到讯息，连夜赶回山上，但终究晚了一步，少女与书生已双双死亡。巫师对少女的死亡悲愤难平，于是下了咒语，让护卫化身为山中巨木，岁岁年年须受烈阳曝晒、风吹雨打、雷电交加之苦，永世不得超生；且凡误入鹰山者，终不得下山之路，最后发狂而亡。

而死后的少女与书生化身为黑鹰，终年盘踞于山顶，不肯离去，像是要守护他们的家园、他们的爱恋之地，于是山上的黑鹰越来越多，鹰山之名从此传开。

但传说毕竟是传说，没有人亲眼目睹、亲身经历，全是坊间的口耳相传，可是大家是宁可信其有，除非必要，绝不靠近鹰山一步。



初春刚到，空气中还夹带着微微的寒意；不过大地回春，百花初绽的景象真是美极了。苏铜铃将一包包的药草分门别类整理过后，已是晌午时分；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及暖暖的阳光，她的心开始动起来了。已经很久没这么好的天气了，连日来的阴雨让人感觉就像要发霉，如果再去活动活动筋骨，恐怕手脚都会生锈。出去走走，让阳光洒满一身那该多好！

“爹，厨房的柴火快用完了，趁着天晴，我到附近林子里去捡些树枝。”苏铜铃走过来偎到正在捣药的父亲身旁，用她惯有的娇柔语气说着。

“我看你不是真的要去捡柴火，而是闷在家里好几天受不了，对吧？”苏擎天的嘴角呈现微微的浅笑。对这个宝贝女儿，他可是一清二楚。

“爹！您怎么这么说我。我是看您在忙，总不能叫您搁下工作去打柴，更何况等下说不定又有病人上门，真是好心让您当成驴肝肺。”她又发嗲起来，因为知道爹最怕她来这招。



娘早逝，自幼她就与爹相依为命，爹将她捧成掌上明珠，连重话都不曾说过一句。

苏擎天停下手上的工作，转身面对爱女说道：

“好吧，你出去也好，免得在我耳边叽叽喳喳，唠叨个没完。”

“爹！您好讨厌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会早去早回，不会让您担心的！”铜铃还来不及听完父亲交代的话，便拿起屋角旁的大竹篓，像一阵风似的跑出家门。

“铃儿，小心点，记得在天黑前回家哦！”苏擎天对着门外的铜铃喊，虽然明知那丫头一定没听进去，但也拿她没办法。

幸好这个小村庄民风淳朴，而且男女老少大家都很熟识，也互相帮忙，加上他是这村庄里唯一的大夫，村民对他更是景仰与尊敬，所以他也就很放心的让她一个姑娘家常常独自出门了。

苏铜铃一出家门后，直接往竹林的小径跑去。今天她穿着一袭天蓝色的碎花衣裳，刚好和今天的天气一样：柔柔的阳光、和煦的微风。她心情极好，边跑边走，嘴里还唱着村里流传的小曲。

约莫走了一刻钟，她来到了村外小山丘的树林里，因为树木茂盛，阳光无法照射进来，空气中显得有些湿意，满路的泥泞更是让人寸步难行。

“唉，糟了，估算错误。”她叹了口气。“白来一趟怎么办？这下回去怎么向爹交差。”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才想起连日阴雨绵延，才一上午的太阳，枯木树枝当然



是湿的,是自己太心急了。

就在铜铃蹑手蹑脚走进林子没多久,前面突然来了两个贼头贼脑、尖嘴猴腮的男人,一看就知不是什么善类。

其中一个比较魁梧的男人,名为杜小,笑眯着小眼问着:

“小姑娘,自己一个人啊?”

铜铃不理睬他们,赶紧绕道往旁边走去,免得正面碰到他们。

“小姑娘别走得那么快,小心山路滑,要是跌倒了,我们可是会心疼的!”另一个个子比较矮的男人,名叫杜大,说着说着,已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“光天化日之下,你们想干什么”苏铜铃先声夺人的大吼了出来。对于这两个无聊男人,要是显现出惧色,他们更会得寸进尺。

“干什么?你不知道吗?”两人互相看了一眼。“要不要我们兄弟俩慢慢的告诉你?”然后两人同时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望了望四周,连个人影也没。怎么办?绝不能让这两个贼人有机可乘,轻薄了她。当他们又要再靠近一步时,苏铜铃突然高喊:

“爹!您怎么也来了?”眼神穿过眼前的两个男人,显露出一丝喜悦。趁着他们满脸惊讶回头看时,她赶紧将背在身后的大竹篓拿起来,用尽全力朝他们的头砸下去,然后赶忙往旁边跑去。要是在平时,她一定一



下子就跑出这个林子，可是今天这种泥泞路，是很难跑的，她心一急，没留意脚下的路面，就被凸出的石头绊倒了。

“哎哟！”她跌坐在地上，正想爬起来时，那两个心怀不轨的男人，已来到了她面前。

杜小双手环胸。

“大哥，看不出来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原来是只母老虎。”他的口气充满挑衅，并用色迷迷的小眼直盯着她不放。

“想我们兄弟俩好歹也是鹰山上的英雄好汉，今日竟被你这个小娘们给耍了，说出去了我们兄弟的面面要置于何地？”杜大的脸上尚留有余怒，尤其那眼神像是恨不得马上将她生吞活剥。

苏铜铃的额上微微泌出了冷汗，她挣扎着要爬起来，无奈刚刚那一跤，跌得可不轻，她的脚全使不出力来。

“天子脚下，难道你们敢为非作歹，全没王法了吗？”语气依然勇敢，她不愿向这样的恶人低头求饶。

“王法？我们鹰山在这个地方就是王法。”杜大说着，又欺近了一步。“你还是乖乖的让我们兄弟俩享受享受吧。”他伸出那双大手，准备摸向苏铜铃那柔嫩亮丽的脸庞。

“救命啊！谁来救我啊！”苏铜铃心中恐慌到了极点。“你们不要靠过来！不要……”再怎么勇敢，她还是一位弱女子，怎抵得过两个粗壮的恶人呢？突然，不知

从哪个方向飞来一块石头，不偏不倚刚好砸中那正要轻薄苏铜铃的大手。杜大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道震退了好几步，哀叫声不绝。

杜小眼见自己兄弟被暗算，怒火更加旺盛，于是放声高喊：“是谁敢在背后暗箭伤人，给我滚出来！”他的双眉挑得更高。“跟我兄弟作对、破坏我们的好事，难道不怕我鹰山之人吗？”

一位挺拔俊逸的年轻男子，年约二十三、四岁，从不远的大树上跳下来，纵跃间已来到他们面前；他右掌一挥，打中杜小的腹部，看似没出什么力气，但杜小却已倒卧在地，痛苦难当。

这年轻男子缓缓说道：“假借鹰山之名，招摇撞骗，为非作歹，欺负良家妇女，难道你们就不怕鹰山之人吗？”

威严的神色、不凡的气势，让两个恶人愣住了。

杜大看情势不对，赶紧扶起受伤的杜小准备溜之大吉，但那年轻男子身形一转，已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“如果在这方圆百里之内再让我看到你们，如果再打着鹰山的旗号强抢行骗，后果会如何你们应该知道，滚。”男子坚定的口吻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“是、是！小的再也不敢了！”杜大顾不得双手的肿痛，拖着兄弟连滚带爬的冲出了树林。

莫奇俯身看着坐在地上的铜铃。

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他想扶她起来，但手伸到半空





中又放了下来。碍于男女有别，何况此时又在没有人烟的树林里，别让这位姑娘误会他也是登徒子才好。

“我没事，谢谢壮士您的相救。”铜铃心里明白，眼前的男子是个正人君子，不愿趁她受伤时占她丝毫便宜；她用足了双手的力气，撑在地上想要站起来，双脚却就是那么的不听使唤。想到自己刚刚差点被那两个恶人欺负了，想到自己跌坐在泥泞地上的窘态……她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？想着想着，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，而后变成隐隐的啜泣。

“姑娘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，你尽管说吧。”从铜铃要进入这个林子之前，他就注意到她了，单纯的脸上满溢着幸福与快乐，他就是被她的笑容吸引来的。

“我想我的脚踝可能扭伤了，我现在没有力气爬起来，你可不可以扶我到前面的大石头上？”她低垂双眸，显现一抹羞涩。自小她帮爹爹照顾过不少病人，医者父母心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是没有性别之分的，可现在换成是自己受伤，要一个陌生男子帮忙，还是有一点难以启齿。

他迟疑了下，伸出右手搀着她的左臂，将她从地上拉了起来。

“哎哟！”莫奇根本不懂得怜香惜玉，更不知如何拿捏力道，才拉起铜铃就要往前走，而她才跨出一步，随即感到右脚阵阵的疼痛，豆大的汗珠与泪珠再度滑落脸颊。

他低头望向她。

“怎么了？”瞬时看到她脸上抽痛的表情。

“我的右脚好痛！”她吃力的回答着。

“我看你的脚伤不轻，最好暂时不要走动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她无助地望向他。

莫奇想了想，没办法，只好说声：“姑娘得罪了。”

随即将铜铃一把抱了起来。铜铃还来不及反应惊呼，莫奇已将她放到大石头上，随即放开抱着她的双手。

“我是看你脚伤得那么严重，情非得已，所以……”

“没关系。”她螭首猛摇。“真的谢谢你的相助。”

然后他半蹲身体，看着她的脚踝。

“让我看看好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她犹豫了，泪珠还在眼眶中打转，看着自己的脚踝，不敢看向他。

“我叫莫奇，自小就练武，也常常被师兄弟们打得全身是伤，大多时候都是我自己胡乱医治的。俗语说：久病成良医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就先帮你推拿一下，或许就不会那么痛了。”他望向她，诚恳的语气，真诚的笑容，很有安定人心的作用。

“我姓苏，家住在乐和村村尾。我爹爹是村上的大夫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到村里通知我爹爹来这里接我？我想还是让我爹爹来医治。”

不是她不相信莫奇的医术，而是如果要帮她推拿的话，势必得脱掉鞋子，而且会有肌肤上的接触；虽说她只是个乡野村姑，不似大家闺秀般的遵守道德礼仪，但在这荒郊野外，与陌生男子这般接触，若让别人





撞见，一定会产生误会，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清不白。

“你爹是大夫？那太好了，幸好我没有在这里班门弄斧，不然就见笑了。”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我绝没有轻视你的意思，只是比较习惯我爹帮我。”她急了！他可是她的救命恩人呢。抬头望向莫奇，第一次接触到那黑亮的眼神，她的心竟有些迷惑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心口直在那儿噗咚噗咚地跳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点点头，笑了笑继续说：“可是如果我现在去村里找你爹来，让你独自一人在这里，万一又有坏人来，那要怎么办？”他用极温柔的语气说着，希望她能明白自己正身处危险之地。

“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！那怎么办？”她脸上又浮现一抹忧虑。

“把你丢在这里，是下下策；我去讨救兵也是下下策；两个人都耗在这里等路过的人，可能等到天黑也不会有人，更是下下策。”

他思考了一会：“有了，上上策就是我们一起走，我送你回家。”

莫奇说了一堆，铜铃还是有点听不明白。

“可是我走不动，怎么回去？”她眉头蹙得更紧。

“你走不动没关系，我可以背你。”他蹲下身子，背对着铜铃。“快上来。”他是江湖中人，造就他不拘小节的个性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只要需要他帮忙，他都会义不

容辞，尤其是位令人心动的姑娘，怎能舍她而去呢？

“这怎么好？我全身脏兮兮的，会弄脏你的衣服的。”她低头看着自己满身的污泥。这等狼狈样，真是羞死人了。

“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”莫奇回头看着她又露出一贯的笑容。“如果没有更好的法子，那就听我的吧。你放心，我的马就在林子外，待会出了林子后，我们骑马回去。再犹豫，太阳就要下山了。”他不等她再发表任何意见，径自反手一伸将她背上了他的背，缓缓步出了树林。

她一惊，双手紧抓着他的肩膀。自长大后再也没有人背过她，更何况是让一位陌生男子背，想着心中就忐忑不安。幸好有他，才让自己转危为安。看着他背后的身影，触及他古铜的肤色、俊俏的脸庞、爽朗的笑容及健壮的体格，这会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？她露出了盈盈的浅笑。而莫奇这时才发觉她是何等的轻盈，背在身上丝毫没有吃重的感觉。出了树林后，他走向他的爱马，轻轻抚着它的背。

“哇！好高大、好漂亮的黑马喔！”她啧啧称奇，大开了眼界。

“是啊，它不仅好看，还是一匹好马，它已经跟了我好多年了，我们的感情很好。”他得意地说。

他虽背着她，但还是身手利落地上了马，然后将她轻挪到身前来，让她侧坐着；他手握缰绳，怕弄痛了





她受伤的脚，所以用最缓慢的速度缓行而去。

她靠在他厚实的胸膛，心中升起一股暖意，一扫先前低落的情绪。

“它叫什么名字？”她柔柔的问。

“谁？”

“你的马。”

“他叫黑旋风。”

他仰望天空，蓝天白云，和风徐徐，天在笑，地在旋，此时此景，有佳人在侧，他快乐的心在唱歌。

她看在眼里，心存感激。萍水相逢，拔刀相助，真是感动莫名，毕竟这人间还是处处有温情的。

这半个月以来，莫奇总是在午时过后来到苏家探望受伤的苏铜铃。他总是声称是来附近的深山打猎，顺道过来；有时也会带来山珍野味，让苏家父女打打牙祭。最近这几天，他更是帮忙做些粗活，好减轻苏铜铃的负担。

这些日子莫奇的表现，苏擎天看在眼里可明白得很。离这里最近的深山是在百里外，看来打猎只是借口，来看他的女儿才是真的。他也知道铜铃已经十八岁了，早过了婚配的年龄。之前就是舍不得唯一的爱女嫁人，才会一直婉拒媒人三番两次的提亲，可是现在，看他们两情相悦的样子，怕留也留不住，是该好好盘算盘算了。

铜铃看到父亲在窗前发呆，故意从后头拍了他的



肩膀一下,想吓吓他。

“爹!您在想什么?看您想得都出神了。”

通常午时过后村民们都在忙着农耕,除非有人得了急病,须要马上看诊,否则都是在傍晚时才会有人来看病,所以这个时候是他们父女俩最清闲的时候。

“都可以嫁人了,还这么皮,怎么办哦。”苏擎天转身捏了她粉红小脸一把,然后用很专注的眼神看着她。

“爹!您在看什么啦!”她被他瞧得有些发慌,很不自在。

“我在看我的铜铃儿长大了,变得不一样,很有女人味了,是该托媒人好好为你留意了。”

“留意什么,我不明白。”她装蒜,嘟着小嘴。

“铃儿,我看你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,已经过了午时了,那个莫奇今天大概不会来了吧?”他故意望望窗外。

“我那有全好了!这脚还是有点酸痛。”她指了指脚踝那地方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爹的医术不好喽?还是你希望不要恢复得那么快?”其实他全明白女儿的心意。因为这次的受伤,虽说只是皮肉伤,但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让莫奇一再的来看她,现在伤好了,莫奇再也没有冠冕堂皇的借口进出苏家了,是该好好跟莫奇谈谈了。

莫奇一踏进门,就看到父女俩正聊得高兴。

“苏伯父,你们在聊什么啊?”真是说人人到,他还



真是准时,这样也好,干脆弄个明白。

这半个月来,他的殷勤探访,加上他是苏铜铃的救命恩人,谈吐举止又不同于一般的庄稼汉,因而深得苏擎天的心,对他早已真诚相待,不把他当外人;而他也与父女俩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

“我是说,我们家铃儿的伤全好了,以后就可以不用麻烦你天天来看她,那些山野补品也不需要了。”

“爹!你这说的是什么呀!”铜铃抗议。

“全好了吗?”莫奇望向铜铃,关心溢于言表。

“奇怪?你们俩都认为我的医术很糟吗?”苏擎天的口气好无辜喔。

“不是的!”莫奇和铜铃异口同声回答。

“苏伯父,您别误会,我绝对相信您的医术高超卓越,铜铃也好得差不多了,我只是关心铜铃而已,没有别的意思。”莫奇赶紧补充说明,他可不希望苏擎天对他有任何不好的印象。

“很好!”苏擎天点点头,嘴角含着笑意。

“爹!您在干什么啊!”她被弄得一头雾水。

“没事,莫奇,你先陪铃儿聊聊,我到后头将新带回来的药草分一分。”苏擎天很识趣地离开了。

“你的伤真的好了吗?”莫奇深深注视着她,内心也很矛盾,希望她快点痊愈,又怕她好了后,到时找不到借口来看她。

“嗯,全好了,行动自如,不信你看。”她转了个身,又动了动脚,想来几个跳跃,一不小心没注意到旁边